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菽園雜記 第十三卷

江南名郡，蘇、杭並稱。然蘇城及各縣富家，多有亭館花木之勝，今杭城無之。是杭俗之儉樸，愈於蘇也。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，以花時有事蠶桑，親朋不相往來，無暇及此也。嚴州及於潛等縣，民多種桐、漆、桑、柏、麻、苧，紹興多種桑、茶、苧，台州地多種桑、柏，其俗勤儉，又皆愈於杭矣。蘇人隙地多榆、柳、槐、樗、棟、穀等木，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，餘地絕無。蘇之洞庭山，人以種橘為業，亦不留意惡木，此可以觀民俗矣。石首魚，四五月有之。浙東溫、台、寧波近海之民，歲駕船出海，直抵金山、太倉近處網之，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，魚皆聚之。它如健跳千戶所等處，固有之，不如此之多也。金山、太倉近海之民，僅取以供時新耳。溫、台、寧波之民，取以為養，又取其膠，用廣而利博。予嘗謂涉海以魚鹽為利，使一切禁之，誠非所便。但今日之利，皆勢力之家專之，貧民不過得其受僱之直耳。其船出海，得魚而還則已，否則，遇有魚之船，勢可奪，則盡殺其人而奪之，此又不可不禁者也。若私通外蕃，以啟邊患，如閩、廣之弊則無之。其採取淡菜、龜腳、鹿角菜之類，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，或有啟患之理。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。

西湖三賢祠，祠唐白文公樂天、宋蘇文忠公瞻、林處士逋也。樂天守杭日，嘗築捍錢塘湖鍾泄其水，溉田千頃。復修六井，民賴其利。子瞻初通判杭州，後復為守，開西湖，作長堤，中為六橋，又濬城中六井，與民興利除害，郡人德之。林處士，則以其風節之重耳。考之《郡志》，郡故斥鹵，唐興元間，鄴侯李泌守杭，鑿六井，引西湖水入城，民受其惠。則杭之水利，興自鄴侯，而白、蘇二公之所修濬者，其遺蹟也。知有白、蘇而忘鄴侯，可乎？竊謂三賢祠當祠李、白、蘇三公以遺愛，和靖則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，以表風節，斯於事體為得宜也。

衢之常山、開化等縣人，以造紙為業。其造法：採楮皮蒸過，擊去粗質，糝石灰，浸漬三宿，蹂之使熟。去灰，又浸水七日，復蒸之。濯去泥沙，曝曬經旬，舂爛，水漂，入胡桃藤等藥，以竹絲簾承之。俟其凝結，掀置白上，以火乾之。白者，以磚板制為案卓狀，巧以石灰，而厝火其下也。

西湖相近諸山，如飛來峰、石屋寺、煙霞洞等處，皆嚴洞深邃可愛。然每處刻佛像，破碎山壁，亦令人可厭。飛來峰散刻洞外，石屋寺刻洞中，大小至五百餘像，煙霞洞所刻尤多，蓋皆吳、越及宋人之制，予《煙霞洞詩》有「刻佛過多清氣減」之句，正以其可厭耳。

溫茶，即辟癘草，酒煎服，治毒瘡，其功與一支箭等，未知果否。一枝箭出貴州，同五味子根、金銀藤共煎，能愈毒瘡。

貓生子胎衣，陰乾燒灰存性，酒服之，治噎塞病有效。聞貓生子後，即食胎衣，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，稍遲則落其口矣。

國初賜諡，惟公、侯、伯、都督，凡勳戚重臣有之。文臣有諡，始終永樂年間，然得之者亦鮮矣。今六卿之長，翰林之老，鮮有不得諡者。古之諡必有議，本朝無此制，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。

作興學校，本是善政。但今之所謂作興，率不過報選生員、起造屋宇之類而已。此皆末務，非知要者。其要在振作士氣，敦厚土風，獎勵士行。今皆忽之，而惟末是務。其中起造屋宇，尤為害事。蓋上官估費，動輒銀幾千兩，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，所費無幾，侵漁實多。是以虛費財力，而不久復敝，此所謂害事也。況今學舍屢修，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，入其庭，不見其人，如廢寺然，深可歎息。為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，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。

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，臥則讀小說，上廁則閱小辭，未嘗頃刻釋卷。宋公在史院，每走廁則狹書以往，諷誦之聲，瑯然外聞。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，然廁廁穢地，不得已而一往，豈讀書之所哉！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，不焚香不誦也。而吾儒乃自褻其所業如此，可乎？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，則無害於義也。

《癸辛雜識》解匡衡說《詩》解人頤，以俗語兜不住下頤之說為證。且云：本朝盛度，以第二名登第，其父頤解而卒。岐山縣樊紀登第，其父亦以喜而頤脫，有聲如破甕。此說過矣。解音蟹，如淳注云：笑不止也。又柳玘《戒子弟書》有云：「論當世而解頤。」言不學者聞論世事，不能置喙，但解緩頤頰而笑耳。盛、樊二事，偶過喜而有此異，當時聞衡說《詩》者豈至此哉！

《尚書錢文通公譜略》云：「奪門報功，領重賞者甚眾。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：『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，獨一人未封。』汝言誰？府君曰：『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，則曹、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，蓋以迎復之功，歸諸皇太后，請上尊號。』明日，汝言入奏，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。」愚謂子為天子，以天下養，苟欲致隆於尊親，揆之以禮，何所不可，但論功邪？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，尊號當不上耶？文通之言，未為得也。

《剪燈新話》，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。《剪燈餘話》，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。皆無稽之言也。今各有刻板行世。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，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。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，特以作此書見黜，清議之嚴，亦可畏矣。聞近時一名公作《五倫全備》戲文印行，不知其何所見，亦不知清議何如也。

前代稱祖父、母為王父、王母，父母歿，稱皇考、皇妣。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，皆襲古式，而不知本朝有禁也。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，無封贈婦人《墓志》稱碩人。蓋處士本不可易稱，必若嚴光、徐穉之流可也。今捨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。孺人在古，夫稱其婦之辭，今既以為命婦封號，則不可僭。碩人既有出，又無礙，是可從也。

凡姓葉音攝，屈音橘，費音秘，蓋音閭，雍去聲之類，皆地名，古者因地受氏故也。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，葉讀作枝葉之葉，屈讀作屈伸之屈，費讀作費隱之費，蓋讀作概，雍讀作平聲。漕運之漕，本去聲，《說文》「水轉穀也」。平聲者，水名。南京有濟川衛，濟本去聲，此衛管馬快船軍，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。若濟川、濟陽、濟寧等衛，濟字皆上聲，水名也。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。

沈王府長史王庭，予同學友也。任國子學正時，病大便下血，勢瀕危殆。一日，昏憤中聞有人云：「服藥誤矣，吃小水好。」庭信之，飲溺一碗，頃蘇。遂日飲之，病勢漸退，易醫而愈。杭州府通判王某，河間人。病腹脹，服藥不效，夢人語云：「鬼蔕藜可治。」王尋取煎液飲之，痛不可忍，俄頃洞泄，迸出一蟲，長丈餘，尋愈。此二人殆命不當死，或有陰德，鬼神默祐之耶。

輪迴酒，人尿也。有人病者，時飲一甌，以酒滌口。久之，有效。跌撲損傷、胸次脹悶者，尤宜用之。婦人分娩後，即以和酒煎服，無產後諸病。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，七年不通藥餌，遇胸膈不利、眼痛、頭痛，輒飲此物，無不見效。

古人宗法之立，所以立民極、定民志也。今人不能行者，非法之不立，講之不明，勢不可行也。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，其法可行。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，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。其餘武職，若承襲一事，支庶不敢奪嫡，賴有法令維持之耳。至於祠堂祭禮，便已窒礙難行。如宗子雖承世官，其所食世祿，月給官廩而已，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。故貧乏不能自存者，多僦民屋以居，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。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，歲時欲祭於其家，則神主且不知何在，又安有行禮之地哉！今武官支子家富，能行時祭者，宗子宗婦，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。此勢不行於武職者職者如此。文職之家，宗子有祿士者，固知有宗法矣。亦有宗子不仕，支子由科第出仕者，任四品以下官，得封贈其父母；任二品三品官，得封贈其祖父母；任一品官，得封贈其曾祖父母。夫朝廷恩典，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，則祖宗之氣脈，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。揆幽明之情，推感格之禮，雖不欲奪嫡，自有不容已者矣。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。故曰：非法之不立，講之不明，勢不可行也。知禮者，家必立宗，宗必立譜，使宗支不紊。宗子雖微，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，則仁讓以興，乖爭以息，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。

成化二〇二年八月〇二日正午，天宇澄霽，皎無纖雲。松江城郭之人，見空中駕一小舟，從東而西，又折而東，落序班董進卿樓上，市人從觀者塞道。細視之，乃茭草所結。時進卿之父仲類已患耳瘡，乃曰：「此船來載我也。」瘡果不療而卒。張汝弼志其

墓如此。

《西湖竹枝詞》，楊廉夫為倡，南北名士屬和者，虞伯生而下，凡一百二十二人，吳郡士二十二人，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。其間最有名，時稱郭、陸、秦、袁，謂義仲、良貴、文仲、子英也。陸本崑山太倉人。其稱河南，蓋姓原郡望耳。秦則崇明人，居太倉，崇明時屬揚州，故稱淮海。呂敬夫稱東倉，即太倉。漫錄廉夫原敘如左，以見吾鄉文事之盛，有自來矣。

郭翼，字義仲，吳之崑山人。博文史，不為舉子業，專資以為詩。其詩精悍者，在李商隱間。風流姿媚者，不在玉台下也。

顧瑛，字仲瑛，吳郡崑山人，吳中世家也。喜讀書，憲府試辟會稽教官，不就。築室號可齋，以詩酒自樂，才性高曠，尤善小詩及今樂府。海內文士樂與之交，推為片玉山人云。

袁華，字子瑛，吳郡崑山人。博學有奇才，自幼以詩名播紳間。如「三峰月寒木客嘯，丹陽湖深姑惡飛。」皆隴炙語也。又如「銀杏樹陰不受暑，薔薇花開猶早春。」可稱才子矣。

顧晉，字進道，仲瑛次子。好讀書，性不愛浮靡，見趨競者不與交，貞素自守，淡如也。字法古甚，其詩法有玉山之風雲。

陸元泰，字長卿，吳之崑山人。先世故宋進士，以賞雄一邑。至長卿，不求顯達，而專志書史，家聲不墜焉。

顧元臣，字國衡，仲瑛之子。年少能讀書，作詩俊爽，世其家者也。

顧佐，字翼之，仲瑛兄仁之子。好吟詩，時有驚人句，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。

張希賢，字希顏，吳之崑山人。讀書儒雅，酷志作詩，好古物圖畫列左右，人間欲得之者，即便持去，毋所顧惜，趣尚可知矣。

陸仁，字良貴，河南人。明經好古文，其詩學有祖法，清俊奇偉，如《佛郎國進天馬頌》、《水仙廟迎送神辭》、《渡黃河望神京》諸篇，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。其翰墨法歐宿章草，皆灑然可觀。

秦約，字文仲，淮海人。博學強記，不妄交。隱居著書，尤好吟詠《古樂詩》，如《精衛》、《望夫石》，律詩如《吳桓王》、《岳鄂王》諸篇，的的可傳者也。

呂誠，字敬夫，吳之東倉人也。幼聰敏，喜讀書，能去豪習，家有梅雪齋，日與文士倡和。其作詩故清絕云。

其餘吳士則陳廉子平、沈右仲說、張簡仲簡、馬稷民立、張田芸己、顧敬思恭、張守中大本、周南正道、陸繼美繼之、富恕子微、繆侃叔正、嚴恭景安、強玗彥栗、釋椿大、年璞良琦也。

公廡，正廳三間，耳房各二間，通計七間。府、州、縣外牆高一丈五尺，有青灰泥。府治深七丈五尺，闊五丈，州治次之，縣治又次之。公廡後起蓋房屋，與守令正官居住，左右兩旁，佐貳官首領官居之。公廡東另起蓋分司一所，監察御史、按察分巡官居之。公廡西起蓋館驛一所，使客居之。此洪武元年二月欽定制度，大約如此。見《溫州府志》。

初至嵯縣，問嵯字之義，一庠生云：「四山為嵯，如四馬四矢之義。」問其所出，云：「聞之前輩耳。」考之《縣志》、《韻書》，皆不具此說。偶閱《蘇州志》，齊張稷為剡令，至嵯亭生子，因名嵯，字四山。以此命字，必有出也。特讀書未到古人耳。

司寇林公季聰為給事中時，有盛名。塚宰尹公同仁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：「自宣德以來，六科人物，公以何人為第一？」張以季聰為對。尹云：「葉與中當是第一人。」靖之嘗為予道之。

古人稱呼簡質，如足下之稱，率施於尊貴者。蓋不能自達，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。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，諸王稱殿下，宰相稱閣下。今平交相謂，亦稱閣下，聞人稱足下，則不喜矣。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，評事稱廷評之類。此特換字耳，何輕重耶？至若給事中，與古中黃門、小黃門，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。今聞稱給事中、御史，輒皆不喜。大抵黃門、繡衣，隨俗稱呼猶可，施之文章記載，似不可也。

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六年間，同年雖存亡不一，通計東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。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，多以丙戌為稱。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，卒著為令。章懋、黃仲昭、莊昶諫鼇山煙火之戲，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，賀欽、胡智、鄭己、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、姚文敏，強珍之劾汪直、陳鉞，皆氣節凜然，表表出色。後來各科，多無此風。此丙戌之科所以為尤盛也。

同寮嘗曾飲予官舍，坐有馨威寧伯之才美者。劉時雍云：「人皆謂王世昌智，以予言之，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。以如此聰明，如此才力，卻不用以為善。及在顯位，又不自重，阿附權官，以取功名。名節既壞，而所得爵位，畢竟削奪，為天下笑。豈非不智而何？」坐客為之肅然。

宋與金人和議，天下後世專罪秦檜。予嘗觀之，檜之罪固無所逃，而推原其本，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，無雪恥復仇之志。檜之奸有以窺知之，故逢迎其君，以為容悅，以固恩寵耳。使高宗能如勾踐臥薪嚐膽，必以復仇雪恥為心，則中原常在夢寐，其於臨安偏隅，蓋不能一朝居矣。恢復之計，將日不暇給，而何以風景為哉！今杭之聚景、玉津等園，云皆始於紹興間，而孝宗遂以為致養之地。近游報恩寺，後山頂有平曠處，云是高宗快活台遺址。又如西湖吃宋五嫂魚羹之類，則當時以天下為樂，而君父之讎置之度外矣。和議之罪，可獨歸之檜哉？

韻書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，然上、去、入，皆平聲之轉耳。若支、微、魚、虞、齊、佳、灰、蕭、肴、豪、歌、麻、尤，此三韻無入聲。近有《切韻指南》一書，乃元人關中劉鑿所編。其書調四聲，如云脂、旨、至、質、非、斐、費、拂、戈、果、過、郭、鉤、苟、邁、谷之類，皆不知音韻而妄為牽合者也。蓋質本真之轉，拂本分之轉，郭本光之轉，谷本公之轉耳。脂轉質，非轉拂，未為不可。但韻中他字，多轉不去。況戈、果、過若轉入聲，當時谷，不當為郭。鉤、苟、邁若轉入聲，當時革，不當為谷也。

書為六藝之一，書學不講，亦士大夫一俗也。如周布政晟，其弟蘇州同知冕；南京戶部孫郎中山，其弟會杭知縣冕，皆不識冕字。又刊有刪除之義，如隨山刊木，井堙木刊，不刊之典之類是已。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刊，殊非字義。然宋人文字中，已有用之者，其來遠矣。六書有諧聲，梨之從利，榴之從留，桃之從兆，猶鵝之從我，鴨之從甲，雞之從奚，可類推也。近世作《本草衍義補》者，曰榴者留也，梨者利也，若曰桃者兆也，則不通矣。當各言性味可也。

近嘗行桐廬道中，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。然溪深水闊，方思所以處之，左右以其病風云，不足問。予以為其聲哀切，決非病風者。適有縣官從行，遂免其送，令往取詞以復。乃於潛民陳某，夫婦以弄猴乞食，暮投宿山家。其家業漁，兄弟俱未娶，同侍一母。見陳婦勤爽，將圖之。夜說陳：「弄猴所得無幾，吾漁日得利數倍，詰旦盍從吾試之。」且果同出，及暮，兄弟同返，而陳不至。婦問之，云：「爾夫被虎銜去矣。」婦不信，號哭不寐。漁者母說以甘言，欲令為兒婦。婦不許，且言將訴之官，求夫所在。兄弟懼，乃並猴殺之，猴以棄之水，婦以埋之廢塚中。逾二宿，婦復生，覺有人蹴其脅，大呼云：「明星至矣，何不走訴！」婦開眼昏然，猶不知身在何處。偶見容光之隙，有日透入，遂從隙攻潰而出，始知空槲中也。於是往來奔走，候俟上司如狂，人因謂病風云。至是，案令有司捕鞠之，猴亦復生，而適至其家。弄猴箴圈，嘗投之火，火不能焚。皆得實狀，漁者兄弟並論死。是亦非偶然也。近聞里俗傳道，予嘗聽鬼訴冤，親斷其事若神明者，皆妄也。

松江山人沈宗正，每深秋設斷於塘，取蟹入饌。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，近視之，一蟹八跪皆脫，不能行，二蟹舁以過斷。因歎曰：「人為萬物之靈，兄弟朋友，有相爭相訟，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。水族之微，乃有義如此。」遂命折斷，終身不復食蟹。太倉張用良，吾妻兄也。素惡胡蜂螫人，見即撲殺之。嘗見一飛蟲貫於蛛網，蛛束縛之，甚急。一蜂來螫蛛，蛛避去。蜂數含水濕蟲，久之，得脫去。因感蜂義，自是不復殺蜂。

